

## 老妈的“可食小院”

把老妈从乡下接进城的念头,在我心里盘桓了多年。可每次一提起,她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。“不去不去,城里那地方,出门是车,进门是墙,连口新鲜气都吸不着,人能住得舒坦?”我知道,老妈不是矫情,她是离不开那片养了她大半辈子的土地。她的根,就扎在老家的院子里。

去年,我们终于换了套带小院的房子。我揣着房产证,再次回了趟老家。我没多劝,只是把小院的照片翻给老妈看,老妈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她凑近了,手指隔着屏幕,仿佛在抚摸那片土地,喃喃道:“这地方看着不错。”我心里一乐,知道这事成了。

搬家那天,老妈没带多少行李,倒是从老家带来两大包东西,打开一看,全是她珍藏的菜种子。她说:“城里的菜,看着水灵,吃着没味儿。”

果不其然,这小院成了老妈的“封地”。她那双摆弄了一辈子泥土的手,一下子

就活络开了。天蒙蒙亮,她就穿着那双旧布鞋,在院里忙开了。翻地、播种、浇水、施肥。她不让我们插手,说我们没经验。

没过多久,小院就变了模样。这边一垄是顶花带刺的黄瓜,绿油油的藤蔓顺着架子往上爬。那边一畦是红得发亮的番茄,个个像小灯笼似的垂挂枝头。角落里,辣椒、茄子、豆角,挤挤挨挨,热热闹闹。老妈还在菜畦的间隙里,撒上了凤仙花和万寿菊的种子。她说:“菜是吃的,花是看的,日子得有滋有味。”

从此,我们家的餐桌成了一场蔬菜的“时装秀”。今天是新摘的清炒丝瓜,明天是现刨的土豆炖豆角。老妈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,脸上绽放出满足又得意的笑容。

有一次,几个同事闹着要来家里“蹭饭”,想尝尝老妈种的菜。老妈忙活开了,早早就在院里挑了最新鲜的几样菜,洗得干干净净,码在竹篮里待客。



同事们来了,一进小院,眼睛就不够用了。举着手机拍个不停,嘴里啧啧称赞:“阿姨,您这哪是种菜,您这是在打造艺术品啊!”同事摘下一个番茄,在衣服上擦了擦就往嘴里塞,“甜,这才是番茄该有的味儿!”

在大家的一片赞叹声中,老妈反倒不好意思了,笑着谦虚道:“我一个乡下老太婆,没啥能耐,就会摆弄这几棵菜,让你们见笑了。”

这时,小王像是想到了什么,说:“阿姨,您这小院叫‘可食小院’可好?”

“可食小院?”老妈愣住了。既而,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渐渐呈现出喜上眉梢的神情。

那天晚上,送走同事后,老妈没像往常一样急着去收拾,而是独自站在小院里,看着满园的生机,久久没有说话。我知道,小王那句“可食小院”,在她心里种下了一颗比菜籽更珍贵的种子。这让老妈明白,她那点儿“乡下老太婆”的本事,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,不仅不是过时的老古董,反而是一种闪着光的智慧。

这个院子,种出的不只是瓜果蔬菜,更是老妈晚年生活的尊严和底气。它是一座桥梁,连接了乡愁与城市,也让老妈那颗热爱土地的心,在异乡找到了最踏实的归宿。

苏应纯/文

## 成长的痕迹

那是在上高二时的一个周末,不知是一时兴起还是年少轻狂,我与三个同学一起骑自行车,到几十里外去爬山。直至爬到山顶,从头到尾,那三个同学讨论的一直是吃穿。登山途中,我听到的悦耳的鸟鸣,我看到的绚烂的山花,都不曾入她们的耳与眼。站立于山顶,让我心旷神怡的云海,也没能打断她们的交流。

登山在她们看来,就是一次纯粹的外出,纯粹的体力检测;于我,则是一次放飞与融入。事中与事后,都谈不上尴尬,只是有点儿伤感罢了。

这个经历让我深刻地体会到“同频”“共振”是怎么回事,对身边的同学开始用筛选的目光走近或者疏离。

有时,我们可能无法选择走哪条路,但可以选择与谁同行。

凌小雅/文



## 牛马对话

在马年到来时,小牛来到小马家,语气中满是羡慕:“人们总赞美你们马,说‘千里马’‘马到成功’‘龙马精神’‘策马奔腾’……多威风啊!”小牛



低下头,接着说:“可提到我们牛呢,就是‘笨牛’‘倔牛’‘吹牛皮’‘钻牛角尖儿’,听着真不好受。”

小马听了,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。这时,老马走过来,轻轻拍了拍小马,说:“孩子,别只顾着高兴。”又转身对小牛说:“你也不必难过。人们的说法,常常只讲了一面。”

“对我们马,也有‘马大哈’‘拍马屁’‘害群之马’这样的贬语。”老马温

和地说,“而对牛呢,其实也有很多褒义词,比如‘老黄牛’‘孺子牛’‘牛气冲天’,还有‘初生牛犊不怕虎’。”

小牛和小马听了,都陷入了沉思。最后,老马望着两个孩子,语重心长地说:“无论是牛是马,别人怎么说,不必太放在心上。重要的是脚踏实地,做好自己该做的事——时间会给出最公正的评价。”

尹翔学/文

## 不想亏欠

玉涛带着妻儿驱车两个多小时,来到了动物园。停车场对面是一排商铺,其中有好几家小饭馆。时间已近正午,玉涛决定先吃饭。他走向最近的一家饭馆,透过玻璃门看到店内空无一人。正要转身离开时,老板娘笑盈盈地迎了出来:“欢迎光临,我家好吃又实惠。”

老板娘主动为玉涛推荐了两菜一汤,还说一家三口,不必点太多,吃不完浪费。菜很快就上来了,量很足,味道也不错。看到孩子筷子用得不顺溜,老板娘又

主动送来一把勺子。玉涛借机问:“正是吃饭的时间,怎么没生意?”老板娘摇摇头,说:“冬天是淡季,你看偌大的停车场,不过十几辆车而已。”玉涛笑着安慰:“等熬到旺季,可以多赚点儿。”

吃完饭,玉涛到吧台结账,老板娘说:“95元,给90元就行。”玉涛扫码,直接付了100元。老板娘足足凝视了玉涛三秒钟,感慨道:“开饭店这么多年,只有顾客要求免零头儿的,你是第一个多付的。”她立马转身,从柜子上拿了一瓶可乐要塞给

玉涛,但玉涛拒绝了。玉涛把手里的大号保温杯摇一摇,说:“我爱人有点儿感冒,要多喝热水,把杯子加满水就行。”“没问题!”老板娘接过玉涛手里的保温杯,热情地帮忙灌满了热水。

进动物园陪孩子玩了小半天,出来后,一家人上车准备返程。玉涛正要起步,玻璃窗被敲了两下,是饭馆老板娘。她喘着粗气说:“差点儿就赶不上了。可乐你不要,但姜汁可乐你必须收下。你爱人感冒了,我刚煮的,快把保温杯给我,让她在路上喝。

我不能亏欠别人,不然心里过意不去。”玉涛这才发现,老板娘手里拎着冒着热气的烧水壶。

车子缓缓启动,从后视镜里,玉涛看到老板娘笑了,笑得很灿烂。玉涛也不禁笑了,他觉得现在是自己亏欠了老板娘。

世上最好的生意,或许从来不是斤斤计较的算计,而是彼此心意的流通。多付的十块钱,换回了滚烫的姜汁可乐,人与人之间的羁绊,往往就藏在这一份“不想亏欠”的感动里。一路向北/文